

Ayşe Kulin

艾雪·库林
作品

开往伊斯坦布尔的
最后列车

〔土耳其〕艾雪·库林
解村
译 著

Nefes
Nefese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A y ş e K u l i n

开往伊斯坦布尔的 最后列车

〔土耳其〕艾雪·库林

解村

译 著

*Nefes
Nefese*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北京

京权图字：01-2017-7331

Copyright © 2002 Ayse Kuli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Istanbul Santral Sesli Kitaplar Ltd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列车 / (土) 艾雪·库林著 ; 解村译. —
北京 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135-9841-5

I. ①开… II. ①艾… ②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
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7683 号

出 版 人 徐建忠
出版统筹 张 颖
责任编辑 陈 宇
责任校对 黄雅思
装帧设计 李思安
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(100089)
网 址 <http://www.fltrp.com>
印 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1/32
印 张 11.5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35-9841-5
定 价 49.00 元

购书咨询: (010) 88819926 电子邮箱: club@fltrp.com

外研书店: <https://waiyants.tmall.com>

凡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

联系电话: (010) 61207896 电子邮箱: zhijian@fltrp.com

凡侵权、盗版书籍线索,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

举报电话: (010) 88817519 电子邮箱: banquan@fltrp.com

法律顾问: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

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

物料号: 298410001

目录

1. 安卡拉 1941 · 001
2. 伊斯坦布尔 1933 · 022
3. 安卡拉 · 038
4. 派驻海外 · 040
5. 从伊斯坦布尔到巴黎 · 047
6. 马赛 1940—1941 · 055
7. 安卡拉 1941 · 075
8. 马赛 · 080
9. 巴黎 · 090
10. 马赛 · 094
11. 里昂 · 097
12. 安卡拉 1942 · 105
13. 马赛 1942 · 121

14. 安卡拉 · 131

15. 巴黎 · 135

16. 安卡拉 · 141

17. 马赛 · 149

18. 巴黎 · 154

19. 马赛 · 162

20. 恐怖车厢 · 171

21. 巴黎 · 184

22. 巴黎 · 191

23. 安卡拉 1943 · 201

24. 开罗 1943 · 214

25. 巴黎 · 224

26. 正午的黑暗 · 234

27. 巴黎 · 249

28. 倒计时 · 259

29. 告别之夜 · 265

30. 安卡拉 · 269

31. 临行时刻 · 279

32. 最后的列车 · 291

致谢 · 353

关于作者 · 355

早上出门之前，马西特已经告诉莎比哈他会晚些回家，可过了晚上八点，注重礼节的他还是有些坐立不安。他借故离开会议室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家里拨了个电话，黑色电话机的拨盘发出哗哗的声响。

“今晚我们又有一个会，晚饭不用等我了。”他说。

“又不回家，”他的妻子生气地说，“已经快三个星期了，我们连一顿晚饭都没在一起吃过。亲爱的，你们那些人没有老婆孩子在家等着吗？”

“天哪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保加利亚的军队已经到我们家门口了，而你还一直在念叨吃晚饭的事！”

“真拿女人没办法！”他说着就把电话挂掉了。

他的妻子和他母亲一样，都是最典型的家庭妇女，把操持家务、照顾孩子、准备晚餐看成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。“我们的国父凯末尔想把她们培养成饱经世故的女人，根本就是白费工夫，”马西特心想，“显然，我们的妇女只擅长扮演母亲或者家庭主妇的角色。”然而，他现在连这一点也不禁怀疑起来，莎比哈似乎并没有担起多少母亲的职责，女儿都是丢给保姆来照顾的。仔细想想，近来马西特明显感觉到了妻子的反常。

起初马西特心中有些不平，他觉得妻子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也许是一种无声的抗议，抗议丈夫那些一直开到凌晨的、无休无止的会议。可是，她又有什么权利生气？难道这场战争是他的错吗？凭什么责备他开会到深夜？要是土耳其真的陷入战争了，他们这群人之中，谁的妻子还能有机会见上丈夫一面？

不过，马西特心里也明白，莎比哈的态度并非完全出于私心。她的精神似乎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。从前，只要赶上好天气，这个年轻女人就喜欢出去野餐或者看场赛马；要是碰上阴雨天，她就待在家里玩牌。可是现在，她好像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。每晚回家，马西特总是看到她躺在床上睡觉。他要是想在床上抱一抱妻子，她准会翻过身去。偶尔两人可以同时就寝时，她也总会找个借口很快睡过去。很明显，她出了点儿状况。不过她的状况来得有些不是时候，现在马西特自己都已经忙得焦头烂额，哪有时间关照她呢？即使会议开到了午夜才结束，第二天早上七点前，马西特还是得准时回到外交部上班。

他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，土耳其在列强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。一边是只顾自己利益，坚持要求土耳其参战的英国；另一边是不断威胁施压的德国。不仅如此，苏联也将她天鹅绒手套下的铁爪伸向了土耳其，她们觊觎着卡尔斯、阿尔达汉、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，好像高悬在土耳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如果土耳其站错了队，输掉了战争，苏联就会让它付出昂贵的代价，把海峡一带收入囊中。这噩梦一般的局势已经持续两年之久了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让伊诺努总统尝到了站错队的代价，那真是惨痛的一课。这一次，他不惜一切也要知道胜者是谁。只可惜没有人能够未卜先知。预测战争结果的重任落在了外交部和总参谋部身上，在无数个开到深夜的会议中，他们讨论着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。

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，马西特深感荣幸。不过，意大利入侵希腊之后，战争的局势顷刻间变得紧张起来，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庭难免都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。

首都安卡拉又要迎来炎热的夏季。在土耳其，冬天大雪纷飞，极端寒冷，而夏天又酷暑难耐。显然，接下来的几个月要比地狱还难熬。

大约一周以前，德国大使费朗茨·冯·巴本给总理送来了一封希特勒的亲笔信。在政府官员的会议上，所有人都屏息凝神，专注地听着信的内容。马西特猜得很准：希特勒的这封信表面上充满善意，愿意提供给土耳其各类军事装备，帮助他们加强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，另外还许诺绝不会让德国士兵踏入土耳其的领土。然而，从字里行间又可以读出这样的暗示：现在是土耳其抉择的时候了，如果不站在德国这边，战后她一定会付出代价，这代价可能是土耳其的水上要道。

在漫长的会议结束时，伊诺努说：“德国人告诉我们，不要考验他们的耐心，他们随时可能在我们背后和苏联人达成协议。”他接着又说：“英国先前已经在利比亚溃败，现在又陷于希腊的战争，根本没有余力对我们施以援手，所以我们不能冒险激怒德国人。各位，咱们必须想出一个两全之策。”

他们在寻找拖延时间的方法，不给任何一边明确答复，要轻轻抚摩虎背，将两头同时安抚住。

那个长夜后的早晨，总理邀请英国大使会谈，向他解释土耳其的艰难处境。土耳其正在经历二战中最凶险的日子，这场战争就像一场森林大火，烧向四面八方，大战的双方都在盯着土耳其的动向。

在办公室里，马西特点燃了一支烟，吐出两团烟雾，随即将烟捻灭在水晶烟灰缸里。当他回到会议室的时候，外交部部长和秘书长已经不

在了。他的助理说：“马西特先生，总统想要看看今天的评估结果，我已经帮你把报告准备好了，他正在办公室里等你。”

马西特匆匆回到了总统府的外交部办公室，为了及时向伊诺努总统递交报告和接受指示，他们已经在总统府办公了几个月。他从抽屉里取出几个小时前刚刚更新过的一摞报告，草草扫了一遍，就急忙向总统办公室走去。

伊诺努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的皮椅里，这把他衬得个子矮小而且可怜兮兮的，他看起来比平时更加焦躁。秘书把马西特的报告递给伊诺努，他快速地翻阅起来，头脑中仿佛闪过无数个念头，却什么话也没有说。坐在桌旁的其他人同样一言不发。

他突然问马西特：“你们今天听广播了吗？”

“听了，总统先生，欧洲的各个电台同事们都在听，不久前我刚把我们写的报告交给秘书长。大家一刻也没有休息，这会儿又在收听保加利亚的广播，每半小时就准备一份报告。”

“总统先生，”另一个年轻官员说，“我们在保加利亚的情报员每天都给我们发回情报，可我们仍然不知道希特勒是准备南下，还是准备向北进攻苏联人。”

说完他便离开了，而马西特仍然留在办公室。

“在您的领导下，”外交部部长说道，“我们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预备措施，相信战火不会烧向我们。您此去亚洛瓦大可放心，我们会随时向您汇报最新的情况。”

马西特听到伊诺努喃喃自语：“真想知道德国人的动向。唉，真想知道。”

德国人和保加利亚达成了协议，这相当于德国已经和土耳其接壤。伊诺努不知道希特勒下一步的打算，他感到非常恐惧。希特勒装备精良

的强大军队刚刚离开国境，他也许想要穿过土耳其进攻埃及，也可能是进军高加索。即使是希特勒身边的亲信，也不知道他的下一个目标究竟在哪里。所以土耳其必须做好准备，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状况。最坏的情形就是德国和苏联达成协议，那将是土耳其的灾难。

等到总统读完报告，马西特就和秘书长一起回到会议室。又一个漫长的会议就要开始，有更多的报告要阅读、评估、整理，以便呈交给伊诺努。几个小时后，马西特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中不禁忧虑起来，为了避免这场席卷世界的战火，政府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。

物价飞涨，主妇们的抱怨像合唱一般此起彼伏。要是连安卡拉的公务员和他们的家人都觉得日子不好过，安纳托利亚的穷人们又如何呢？为了照顾公务员的生活，国家卖给他们低价的衣料、鞋子和糖。另外，为了抑制黑市交易和囤积居奇，政府开始推行配给制，这意味着每个人的身份证上都盖满了印章。不过，尽管有各种预防措施，黑市依然兴盛不衰。无良的商人趁着这个发财良机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大多数人都感到愤怒，却束手无策，他们就连最基础的生活物资也买不到或者买不起，只能靠面包和麦片勉强糊口。然而总统眼下关心的是生死存亡的大事，现在向他反映这些民生疾苦是没有意义的。他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恐怖，对他而言，避免土耳其卷入战争比一切都重要。

马西特已经筋疲力尽了。好在伊诺努已经确定第二天要到亚洛瓦去，那就意味着下周的会议可能不必再开到那么晚，他也许可以早些回家，暂时不用被莎比哈责备了。



“黑桃一。”

“方片二。”

“不出。”

“我也不出……哦，抱歉，黑桃四。”

几个年轻女人的目光离开了手上的纸牌，投向桌子一角的莎比哈。她涨红了脸，淡紫色的套装让她显得消瘦而纤弱。

“你今天总是心不在焉的，”胡梅拉问她，“亲爱的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，我昨晚没睡好，集中不了精神，能不能让娜丝琳替我玩？”

“当然不行了！来，咱们喝点儿茶吧，帮你提提神。”

“胡梅拉，我今天五点前就得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得去马尔加那里接舒丽亚，她有芭蕾舞课。”

“平时不都是保姆去接她吗？”

“保姆今天有别的事。”

“哎哟，老天爷，保姆除了照顾孩子，还有什么别的事？”

“她想去采购点儿东西，月底她就要回英国了。”

“我都不知道她要走了，莎比哈！她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“舒丽亚已经是个大孩子了，用不着保姆跟前跟后了。”

“可我记得她还在教舒丽亚英语吧？”

“她已经学得差不多了。她爸爸希望她变得独立一点儿，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。”

女士们都放下了手中的纸牌，离开了牌桌。莎比哈走向摆好茶点的房间。她不想喝茶，也不想吃桌上的点心，只想快点儿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可她还是端起一杯茶，抿了一小口，免得别人又来关照她。其他几位女士也跟着莎比哈来到茶桌旁，她们一边走，一边随着收音机播放的音乐有韵律地轻轻摇摆身体。突然，音乐声停止了，一个急迫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来。

“各位女士和先生，我们暂时打断音乐节目的播放，为大家带来今天早晨总理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做出的重要决定。”

几位女士马上停下脚步，改朝收音机的方向走去。

“嘘！嘘！认真听。”贝吉丝说。

莎比哈也向收音机走去，听到广播里的可怕消息，她端着茶杯的手不禁颤抖起来。驻守色雷斯的军队已经撤退到恰塔尔贾防线之后，准备在那里掘壕固守。政府要求所有伊斯坦布尔的市民都把自家的地下室改建成防空洞。此外，对于家乡在安纳托利亚的市民，政府将免费为他们提供回家的交通服务，每个家庭最多可以携带五十公斤的行李。

“天哪，多扫兴的消息啊。拜托啦，胡梅拉，快把收音机关上吧。”娜丝琳说。

“不，先别关，没准儿会有关于法国的消息，”莎比哈说，“我知道……”

娜丝琳打断了她：“法国关我们什么事？谁在乎法国呀？”

莎比哈沮丧地看了她一眼，把手中的茶杯和茶碟放到桌上。

“来吃点儿水果蛋糕吧，这可是你最爱吃的。”胡梅拉招呼她。

莎比哈婉拒道：“我感觉有点儿反胃，肯定是上周末在赛马场着了凉。亲爱的，我一点儿食欲也没有。”

“你们有没有听说，他们正在撤离埃迪尔内的居民？”贝吉丝接着说，“换句话说，战火已经烧到咱们家门口了！”

“我先生绝对受不了这个打击，”内吉拉说话直来直去，“这些天他连句话都不怎么说，要是真的打起仗来，你们能想象他会变成什么样吗？”

朋友们的对话让莎比哈感到窒息，趁她们埋头喝茶吃糕点的时候，她起身向胡梅拉道歉辞别，然后快速地离开了这栋房子。

丁香和紫藤醉人的香气弥漫在安卡拉的空气中，美丽的紫藤从花园的墙壁上垂下，仿佛一串串悬挂的葡萄。她阴郁的心情与这里的景色格格不入，似乎只有身上的淡紫色套装与周遭的环境是协调的。她走回位于卡瓦克里德雷的家，一路上，她脑海中思绪万千。她突然和一位老先生撞了个满怀，就在她忙着道歉的时候，脚又绊在了石头上，险些摔倒。莎比哈非常不快乐。她无法把注意力放在女儿或丈夫身上，仿佛一切都开始分崩离析，她正在渐渐远离身边所有的人。从一开始，女儿的降生就令她失望，因为她想要的是儿子；她的丈夫只对自己的工作感兴趣；她的父母永远在生病；她和朋友们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少。她好像在和自己的人生决裂。

马西特太忙了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妻子的变化——至少莎比哈这样认为，不过这也方便了莎比哈一个人独处。至于朋友们，最近她开始找各种借口不去参加她们各式各样的聚会。其实保姆今天并没有去采购东西，她也不需要去马尔加太太的芭蕾舞学校接舒丽亚。不过保姆要回英国倒确实是真的，这是马西特的主意。他认为舒丽亚已经上学，用不着保姆照料了，而且现在莎比哈也该多陪陪女儿。

莎比哈感觉到，她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掌控。这段日子里，这场该死的战争主宰了她的生活！战争还没有进入她的国家，商店里却已经什么都买不到了，人们也无法自由出行。大家谈论的唯一话题就是战争。马西特被囚禁在战争之中，和一个被困战场的士兵没有区别！他们曾经是多么幸福的一对，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快乐时光——那是在她妹妹出国之前，大战爆发之前的事了。莎比哈一直想念着那些逝去的日子。另一方面，她每次看报纸或者听广播时，都忍不住要感谢真主。至少在安卡拉，他们的生命是安全的。没有警察或者士兵半夜敲门，也没有胸前戴着黄星标志的人在街上走，像一群烙上印的驴。“烙上印的驴子！”

谁会用这样的词？只有内吉拉会这么粗鲁地形容别人吧。莎比哈突然记起来，在两周前的一次牌局上，内吉拉用一种冷酷无情的语气说：“他们要求那些倒霉的犹太人戴上黄星标志，看着就像一群烙上印的驴子似的！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话？”莎比哈向她吼道，“你怎么能把人比作驴子？亏你还是个外交官夫人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”

内吉拉差点儿哭了出来，她问身边的朋友：“她发了什么疯？为什么对我这样大吼大叫？”

“这场战争快把我们都逼疯啦，”女主人尽力缓和着气氛，“这些日子，一点儿小火星都能引发大爆炸。好啦好啦，接着玩牌吧，该谁了？”

回想起那次情绪失控，莎比哈现在都有些尴尬。她的心情很糟糕，每天读报上的新闻时，她的心都跟着一次次沉下去。纳粹席卷欧洲……难民大逃亡……法国……唉！莎比哈伸手去摸墙上的一朵紫藤花，刚想把它摘下来，手就缩了回来——她不忍心。她正往街上走着，忽然感到喉头哽住了，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。夜幕渐渐降临，她感到呼吸困难，忧愁的白天就要变成忧愁的夜晚了。

马西特大概又要很晚才回家。舒丽亚又要在吃饭的时候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，而坐在餐桌另一头的保姆肯定又要聊起战争的话题。安卡拉，这座曾经充满幸福回忆的城市，如今成了忧愁的代名词。不只是忧愁，还有荒凉、乏味。她的生活一片灰暗！



马西特尽可能轻地推开前门，以免打扰妻子睡觉。他蹑手蹑脚地来到卧室，床头灯发出黯淡的粉色灯光，他看到妻子还醒着。她用红肿的双眼看着丈夫，头发散乱地披在枕头上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哭了？”马西特问。

莎比哈在床上坐直了身子：“我心里焦躁。这封信是傍晚寄到的，邮递员把它放在了门前的踏垫上，我出去倒垃圾的时候发现的。来，你看一下吧。”

“这是谁寄来的？你妈妈？是不是你爸爸又生病了？”

“这不是从伊斯坦布尔寄来的，马西特，这是希娃的信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马西特，我有点儿害怕。我们得做点儿什么，必须把她接回来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妈妈早晚会听说法国发生的事，那一定会让她心脏病发作。”

马西特接过信，在昏暗的灯光下认真读着。

“拉斐尔肯定不愿意回来，”他说，“而希娃绝不会抛下拉斐尔自己回来。”

“但是不能这样下去了。希娃得考虑一下妈妈的感受。我已经让总机帮我联络她了，天知道什么时候能接通。也许要到凌晨，或者等到明天……”

“你干了什么，莎比哈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从家里给希娃打电话！”

“可是三更半夜的，我实在没办法去别人家。我必须得跟妹妹说两句，我得劝劝她，不然就太晚了。”

“我要取消这个电话。”马西特说着冲向电话机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？她可是我妹妹。你不能理解一下我吗？”

马西特回到房间：“莎比哈，我在外交部工作，德国人就在我们的边境线上，随时可能打过来，而你却给一个法国的犹太家庭打电话。你这是在给我们找麻烦！”

“我受够了你的外交部，真的受够了。我总觉得自己被间谍跟踪着。”

“学校就快放暑假了，到时候你和舒丽亚就可以去伊斯坦布尔你父母那里了。在你妹妹的问题上，我怀疑你父亲能否像我一样理解你。”

莎比哈听见丈夫走到门厅的尽头，给总机拨了个电话，取消了这次国际长途，随后他就去了客厅。莎比哈又开始轻轻地啜泣起来。

马西特来到阳台上，点了一支烟，望着遥远的深蓝色地平线。马西特喜欢安卡拉的凉爽夜晚，可是今晚，他第一次感到寒冷和不适。他使劲用手掌摩擦着胳膊，想让自己暖和一点儿。让他感到寒冷的不只是天气。对于了解当下局势的人来说，这些日子足以令他们不寒而栗。无论是街上的老百姓还是家中哭哭啼啼的任性妻子，都不知道土耳其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缘。他们只是打开收音机，听着新闻，抱怨黑市交易和飞涨的物价，然后就盖上毛毯，酣然睡去，对一切浑然不觉。没有人知道土耳其将会面临多么严重的灾难——无论她被拉入战争的哪一方。也没有人知道，伊诺努和他的同事们正行走在刀锋之上。政府正竭力避免引起公众的恐慌。马西特想不明白：到底是应该将真相公之于众，让每个人都可以直面现状；还是应该让政府扮演家长的角色，不让子女承受坏消息的打击？

不久之前，确切地说是几个月以前，国家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。战争？与其称之为战争，不如说是一个粪坑，臭气熏天的粪坑！马西特愤怒地把烟头扔了出去，烟头落入漆黑的夜，见不到一丝火光闪烁。他回忆起他的战争英雄父亲给他讲述的战场画面。同样的夜晚，也有烟蒂一般闪烁的火光：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五点、十点——都是没有手脚，甚至没有头的尸体燃起的磷火。人们饥饿、痛苦，骨瘦如柴的身上爬满了虱子，好像受伤的牲畜。到处是被遗弃的饥饿的儿童，失去了母性的女人，以及无家可归的绝望的穷人。他依稀记得父亲回家的那天，他出现在大门前，一副